第八章 逃亡

“我想我有必要搬过来住了，就在加油站那边，我领导得井然有序，可是这边却接连有人丧生，今天竟然是全地区最德高望重的沃特先生。他儿子里德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控制好了他的情绪，布兰先生。但是想要让他走出这个阴影，估计还要好长时间。”斯贝答道。

“很好，现在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伐木营地这里，我把主任秘书，爱斯坦夫人也带来了，所以算上我，这里一共十三个人，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给秘书住，我们另外十二个人，两间房也是分得开的。我、伍德先生、还有伐木营地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剩下你们水电大坝和办公室的男人住在一起。伍德先生，我们的物资有限，所以要以打猎为主，这个对你来说不在话下吧？”

“没什么问题，但是什么时间出去，带着谁，这个要由我来决定，我不想冒险，更不想让别人有危险。”

“这个你已经说了不算了，你已经造成了沃特先生的死亡……”

“我说过很多次了，他的死我很难过，但是不是我的责任，我们完全有机会逃回来，是马内基自己要冲回去。”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说不定是你害了他，所以我需要听到里德的证词。”

马克思没说什么，悲痛的情绪使得他并不想发脾气，他并不知道如果自己不提议去水电大坝住，或者第一趟不带着马内基，他还会不会死。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历史无法假设。放在以前，他早就把这个自以为是的“领导”打得满地找牙了。

“既然没什么事情了，就先各自回去吧！整理整理行李和日用品，晚上天黑后，到我这里来报道，我要开个小会，现在需要准备准备。”

晚上，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帕秋尔·布兰这屋，当然包括情绪反复无常的里德，然而他开的却是如此莫名其妙的一个会。

“我在这里列了一个表格，统计一下所有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你的名字、年龄、单位等，毕竟我才来没多久，对大家不是很熟悉，而且我需要每天晚上点名，确保所有人都安全回来……”

“等等，”里德最先发表不同意见，“这又不是宿舍查寝，而且大晚上的没人出去，这么危险，如果有人没有回来，房间里都会发现，必然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出去寻找。”

“这里好像没有你说话的份，就算质疑我，也应该是三个部门的领导质疑我，现在大坝的负责人应该是会计，潘姆先生，而你……”布兰思索了一下，“如果我没记错，如果没有你父亲，你是不会当上大坝的工头的。”

这句话没有激怒里德，反而激怒了莱特·潘姆和马克思。对于莱特来说，他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刚刚去世的领导，而对于老猎手，他早就想教训布兰，正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这句如此挑衅伤人的话，无非是导火索。

“而如今，你们三个部门聚到了一起，就需要一个领导，所以说，我要充分履行好领导的职责。”

“不对吧？”潘姆终于忍不住了，“三个部门聚到一起，我们可以共同选一个领导，为何是你？你好像不负责我们这，当初让你来就是为了矿厂。”

“你们这里最近的工作重点就是矿厂，一切都要为那个让路，我自然也就是责无旁贷的领导。什么也别说了，赶紧登记，这不是排场，也不是形式，而是正规化的开始。我在军队待过好长时间，只有正规化，才是工作顺利的保证！”布兰指着莱特，“你，第一个来，咱们从水电大坝部门开始。”

莱特看了看马克思，无奈地说道：“我叫莱特·潘姆，36岁，部门是水电大坝。”

“你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什么？”

“你的中间名字。”

“这没有必要吧，你知道我叫莱特，姓潘姆就可以了，难不成如果我有八个名字，点名的时候你还挨个念出来？”

“我说过，要正规化，如果我们这里有两个莱特·潘姆呢？”

“我们这里就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别说全名，就单看姓，单看名，都只有我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莱特·潘姆会计！德高望重的水电大坝总指挥马内基·沃特先生的忠实手下！”

这句话似乎唤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明显意识到，就算死了这么多人，各个部门依然很团结，没有任何埋怨，包括布兰的傀儡领导洛格·斯贝，而且很可能只是临时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这个半路杀出来的“领导”，让本来团结的大伙互相猜忌。

“我想问问，你也准备登记自己的中间名字吗？”马克思高傲地问了一句，仿佛对于这个问题，他很有信心。

“当然，我早就登记了自己的名字。”说着布兰拿起表格，对着大家，用手指了指写着自己中间名字的地方。

那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字——魏。

“谁爱登记谁登记，我就叫马克思·伍德，你爱写就写，我反正是连年龄都不会告诉你！”说着，老猎手走出房间，把门摔得很响很响。此时布兰发现，他根本没有把行李放在这个房间，换句话说，伍德先生根本没想和自己住在一起，哪怕这屋里有他的儿子。

“行，下一个！”

没人动，也没人说话。

“这会没法开了，散会！”

伐木营地的人回到自己的床位，其他人立刻走出了房间。布兰并没有想到，前几天还顺利进行的计划，今天自己的统治就要垮台了。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一开始任命的领导，洛格·斯贝。

……

“师傅，咱们的鱼快要装不下了。”

“这样，咱们想办法送到大桥那边一些，自从咱们从湖边搬到海边，那里就没有渔民了，我想，尤其在这样与世隔绝的时候，他们比我们需要这些鱼。”

“派谁去呢？”菲尔继续问道。

“让马尔诺和菲利普去吧，马尔诺的妻子住过去了，菲利普的父亲也过去管理了，正好让他们团聚一下。”费舍尔回答，“咱们的捕鱼不要暂停，这么冷的天，鱼的变质速度很慢，我们可以储存很多，多多益善。你让他俩过来一下吧，我安排安排。”

很快，两个人就出现了。“你们俩去把仓库的鱼，尽最大努力带过去一些，每人算上衣服，三十公斤应该够了，尽量拿吧，正好你们的亲人在那边，多拿点，他们也受益。”费舍尔看了看屋子，“等等，你们去之前帮我把这个工作台抬出去，放在房间里太占地方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渔具，够用三个月的了，想用的话再搬进来。就先放在这个屋子的后面吧！”

他们三个聊的时候，菲尔趁机去看了看仓库，里面的鱼只有十分之一是自己钓上来的，并不是很开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需要练。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区域的渔业管理员，不仅要他们五个人在海边生活，营地办公室的湖边，也要有他们的分支机构，到时候师傅退休了，他可以继续赡养老人家。而此时此刻，他能做的，就是练，就是学。

马尔诺和菲利普这就出发了，穿得很暖和，却没有带任何防身物品，整个沿海公路，没有一个人知道狼群已经入侵，危险，随时会发生。

幸运的是，没有任何狼攻击这两个运输人员，五十公斤的鱼顺利送到伐木营地，最高兴的要属布兰了，在他眼里，这是他出色领导的结果。马克思也松了口气，这下打猎的压力小了很多。当然，五十公斤的鱼并没有太多条，其中有一条5.2公斤，是马尔诺·爱斯坦钓的，为此他还获得了一个成就奖章——钓一条五公斤以上的大鱼。

“这些鱼够你们吃几天的了，”菲利普·布兰说道，“我们那里会继续努力，说不定不远的未来还会送过来，到时候可能会更多。”

喜悦的心情冲淡了所有人的伤心和警惕性，没有人想起来沿海公路有狼的事实，尤其是马克思和乔伊，当然，连帕秋尔·布兰自己都不知道，否则他一定告诉自己的儿子。

……

五天过后，这十三个人手里的鱼快要吃光了，马克思看到钓鱼营地那边并没有继续来送鱼，便已经开始策划带着乔伊出去打猎了。然而，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流中，那里却进行着另一番对话和计划。

“还记得上次我叫你看守并且帮我开门的地方吗？”

“记得，怎么了？”

“那里我已经探索过了，有一条小道，这是夏天所没有的，如果我们沿着卡特河走，就会彻底逃离这个地方。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鱼也快要吃光了，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依靠，大家可能随时要把我赶走，我不能继续呆着了，怎么样，伦特，跟我走吗？”

“我不能走，我哥乔伊还在这，我父母说过我不能离开他。”

“不要告诉他，因为我只能带你一个人，除了你我没人信得过。这里真的不能再待了，而且我们不能走大道，如果遇到狼或者马克思，咱俩谁也走不了！”

“我真的不能走……”

“好，我给你两天时间，后天我就要出发了，不管你走还是不走，我都要出发。我走之前，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只能告诉我你，留下来，要么饿死，要么喂狼，肯定是死路一条。”

最后这句话，使得伦特·亚当有些动摇，他也承认，眼前这个大哥在水电大坝没什么能耐，要不是他父亲，里德也不会当上工头，而且自己跟着他，也吃不到任何好果子。但他必须给他哥哥一个交代。听说老猎手带着哥哥乔伊·亚当出去过好多次，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现阶段的情况了。

当晚，趁着乔伊独处的时候，伦特偷偷地问了问他关于所有人的境遇。

“现在的情况吧，肯定比以往要差得多。不过你是第一次经历这里的冬季。只要你在房间里面呆着，我保证你是不会有危险的，打猎的事情，物资的需求可以交给马克思，还有我，”乔伊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当然除非我俩都死了。”

就是这句玩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伦特忘记了哥哥前面几句对于安全的保证，他脑子里只记住了他的哥哥还有最有经验的老猎手可能会死亡这句话，恐怕跟着里德·沃特出去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了，然而自己不能说出去，否则这个计划一旦泄露，就永远没有实施的机会了。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他的哥哥，一切顺利。

……

“你们怎么都来了？是要造反么？”布兰望着眼前这几个人，显得摸不着头脑。

“明明是你叫我们来的，现在又不承认，你是想体现自己的权力，然后我们可以随叫随到吗？”显然最急脾气的还是马克思。

“如果你们来这是想造反的，可以直说，咱们可以理论理论，或者是没有鱼了，你们想要钓鱼营地的人再送过来一点，那都可以，我可以派人，甚至亲自过去。但是请不要打着我叫你们过来的幌子在这里威胁我，我也是希望为了大家好，能让更多的人好好活着，熬过这个冬天！”

“真的不是你叫我们过来的？”主任还是这些人里面脾气最好的那个。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和他聊了一上午了，根本没提要开会的事情。”斯贝解释道。

“这就奇怪了，那好，那我们回去。”主任一摆手，所有人都准备往回走。

整整一个下午，所有人都奇怪，为何大家被召集在对面的房间，而布兰却说自己并没有召集大伙。

“是谁叫你们去的？”马克思点到了主题。

“里德，他叫我去的。”潘斯回答道。

“我也是里德，诶，不对，里德呢？”主任似乎发现了什么。

“我是伦特叫过去的，怎么他也不见了？”莱特似乎也看到了一些不对劲。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个房间少了两个人，就在开会这段时间，这两个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在无声无息当中，不见了踪影……

……

“走，就是这个门，上次让你帮我看的那个，现在我们只要出去，就回不来了。”

“你真的很有把握吗？”伦特有些胆怯了。

“当然，沿着河流一直走，穿过洞穴，我们就能到山谷那边了！”

“到了山谷之后呢？”

“那就得继续探索了，毕竟我也没去过。”

“什么？还要重新探索？你不是说你有足够大的自信吗？”

“出洞穴之后是一个高处，跳下去就上不来了，你想让我下去继续探索？那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我不会和你去冒未知的险的。”说着伦特就往回走。

里德一把拉住他：“不行！你现在不能回去，回去你说什么？我们已经成功将他们支开，获得了宝贵的机会，现在已经违规离开队伍了，回去就再也没机会出来了，而且你什么都知道了，他们问起你，你肯定把我说出来，到时候他们来找我，那我就会被抓回去，再也不会被信任了！而且我会给我死去的父亲丢脸的！”

“那也不行！我不会去送死……”

这时，里德给了他一巴掌，伦特也毫不示弱，同里德厮打起来，然而空间毕竟狭小，加上伦特太年轻，根本不是里德的对手，里德腾出一只手，瞬间给了伦特脸上一拳，这一打不要紧，伦特的头直接撞到了墙上，失去了意识，后脑开始流血。

里德虽然年过三十，但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他并没有能力给伦特进行任何救助，慌乱之余，加上并没有发现大坝里面有能够藏尸体的地方，他只好把伦特扛起来，放到一进来的门口，摆出坐着的姿势，尽可能伪装。毕竟除了大坝工作人员，是没人会来地下室的。

“对不起了兄弟，我只能自己走了。”里德不知道，自己配不配得上“兄弟”这个称呼。

顺着大坝顶端走下来，跟着自己的记忆，沿着冰冻河流的方向，他来到了这个山洞，但是显然，由于前几日的暴风雪，不仅水电大坝沦陷了，这个洞穴也快要堵住了，好在容得下他自己。刚进去没走多远，一股凉意袭来，不仅是内心的寒流，更是洞穴另一面吹来的冷风。里德一阵发抖，不仅打了一个喷嚏。

这喷嚏一打不要紧，他仿佛听到了雪崩的声音。没错，就在他附近，暴风雪已经弄得非常松动的山洞，随着这一声巨响，带着山洞传来的回声反复震动，坍塌再一次发生。虽然不大，但对于里德来说足以是灭顶之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上方掉了下来，直接砸在了他身上……

此时此刻，伐木营地那边，所有人正在疯狂地寻找这两个私下逃跑的人……

幸运的是，这两个人暂时都没死……

不幸的是，没人知道，这两个人在哪……